

## 咏竹 (外二首)

梁传民

### 竹笛

根啮层岩断，  
狂风折不弯；  
屈成短笛，  
一曲上高天。

### 竹笋

嫩笋如玉市求金，  
斫断头颅复有春；  
留得钻天豪气在，  
翌日寸心可凌云。

### 金陵怀古

江南名胜地，周瑜曾风流。  
千古秦淮月，十朝白鹭洲。  
烟笼鸡叫寺，云绕阅江楼。  
游子追春梦，投诗慰莫愁。

# 白露为霜，思考是阳

张亮

11月5日晚观看了现代川剧《白露为霜》，我身边的文化学者普光泉先生说：“几乎找不到缺陷。”《白露为霜》改编自曹禺话剧《日出》，以歌厅皇后陈白露病愈出院后的故事为线索，刻画了亦美亦丑的人物形象，陈白露既向往真挚的爱情，又牵绊于现实的物质，后觉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

《白露为霜》剧情其实很简单，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陈白露滋生了女性觉醒意识，后受卖花女“小东西”经历的触动，最后以生命的终结实现了灵魂的净化。戏曲是一种精致有效的传播媒介，它从

不同角度影响着观众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在我的观剧体会中，一切历史题材都反映当下。陈白露的时代有陈白露的痛苦，我们的时代有我们的迷茫。

《白露为霜》里每个人物在时代面前都是“小东西”。作为陈白露的金主，顾经理在戏里大部分时间都能呼风唤雨，但一旦听说他背后的金八爷撤资，他也无路可走，只剩下拔枪自尽一条路。

当下，我们脚下的路自然是越走越宽了，而我们这个时代，像陈白露这样的女性还有没有？思考，是我们摆脱迷茫的一条途径。

李远强在《现代戏剧：“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一文中总结道：“新时期以来中国戏

剧主题的哲理化倾向是明显的，许多探索剧目，不论是话剧、戏曲包括川剧都把生命的思考引向深入，在主题的生成和深化上，表现出‘超越实用目的、哲理化’走势。”

《白露为霜》的哲理化倾向在哪里？有人看到女性觉醒，有人看到时代碾压下人物的渺小；有人看到旧时代，有人想到当下。

当晚，走出省歌舞大剧院，脑中萦绕着舞台上陈白露的人物形象，也有魏明伦编剧的荒诞川剧《潘金莲》里的形象。抬头看，天空有星星。

## 文艺评论

## 芦花浅水边

耿艳菊

一个人会有好几个名字，最深入意念的只有一个。植物们也是这样，一重一重跨过岁月的门槛，总会有一个名字住进人的心中，亲切如亲朋乡邻。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是水边芦苇，远古的《诗经》，带着云烟的名字，那时的人心思简单，总是那么有诗意。

天接苍苍渚，江涵袅袅花。袅袅花是秋天芦苇的花，即芦花。芦花虽是芦苇的花，却已为这植物的乳名了。

芦花就是这般被家常的叫起，仿佛同是喝着一条河里的水长大，任你在外飞黄腾达，名号有多响亮，就是喜欢叫你的乳名小三子，那是习惯，一种不言说的深深亲切感。芦花是幸福的。

太熟悉了。那是多少人年少的记忆。有水处，芦花就生长盛开。芦花插瓶，芦花枕，芦花草鞋，芦花被……天南地北年年客，只有芦花似故人。

芦花是一朵朵蕴藏在冰雪里的向日葵，是暖，是笑，是记忆深处最珍贵的一份亲情。年少时老家冬季天寒地冻，姥爷每年都会给我们编好芦花草鞋，踏着风霜走十多里路送来我们家，笑盈盈看我们穿上，他方心满意足。

多少年过去，芦花草鞋的温度穿过岁月风尘，一直暖乎乎的在心间。每每和孩子走在芦花边，我总是要提起旧光阴，给他讲芦花草鞋的故事。有时，我刚要说，孩子便笑了，你姥爷会用芦花编草鞋，很暖和，对吧？

芦花是秋天的半个天下——极目江天一望，寒烟漠漠日西斜。十分秋色无人管，半属芦花半蓼花。到湖边，河边，沟渠边，芦花飞



扬——更喜好风来，数片翻晴雪。秋深寂寥，芦花说，怕什么？它们眼下的路和时光是要走向一整个冷冷的季节，可还是要不管不顾地先盛开，走下去才会有出路。

古人的诗词中，今人情感的一隅，都有芦花的地位。纳兰性德也曾写过芦花，意境悠然美好：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翦芙蓉。人淡淡，水濛濛，吹入芦花短笛中。

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屋盖芦花。灯前笑说归来夜，明月随船送到家。芦花和棉花一样，都是温暖世间的朴素植物。而生长在浅水边的芦花，大概有水的润泽，更多了几分诗情和画意。

像春天的油菜花，很多人热衷其观赏的

集体震撼，拍照的明亮背景，秋天的芦花亦是自然界难得的景象，随意一个姿势，随手一按，就是一幅暖意、远意、古意交织，意味深远的景象。

一大片浅水水域，开满芦花。一条木栈道安安静静在芦花间逶迤绵延。一对老夫妻缓缓行走在木栈道上，时而停下拍照，老先生执相机意气风发，老夫人长裙红衣娴静温婉，恰似少年时。不远处有一家三口也在芦花边上行走玩耍拍照，笑声咯咯，热热闹闹的。

这样的场景多让人欢喜。最是平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中。万家心愿不过是在尘世一家人和美相守，康泰平安，还有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静好。芦花都懂得。

## 这世间，情义为何物

李雷

10月30日，金庸先生病逝，享年94岁。一时间，怀旧潮涌动不息，可以说，金庸达到了一个文人的极致：用自己的文字，构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告诉读者，这世间，情义为何物。

武林与江湖，从来就不是岁月静好之地。金庸武侠小说选择以乱世为背景来切入，无疑极大增强了小说的戏剧张力。而一个优秀的新闻人，自然是社会的深刻洞察者，所以金庸武侠小说中，写尽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比如《连城诀》中那个著名的坏人花铁干，刚亮相时，是一个有良好声誉与口碑的大侠，然而，这么一个高大上的人物，却在雪谷之战中，露出了大好大恶的另一面：在三位兄弟惨死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受制于已是不堪一击的刀刀老祖的心理战术，本来可以轻松杀死敌人，但他却再无斗志，跪地求饶，大献谄媚，甚至为苟生嗜食兄弟遗体，为掩盖丑行，在灭口不成之后，肆意污辱侄女水笙清名……通过此人，金庸把在正常秩序下被压抑和窝藏着的卑劣人性置于特殊情况下的骤然爆发，写得入木三分。

乱世，意味着悬念、冲突、转折、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的未来，无法把握的命运，时时匮乏的安全感，以及严酷考验下暴露的真实人性。在他笔下，有贪婪、阴谋、背叛、嫉妒、傲慢、偏见，对权力和金钱疯狂的追逐……这些置于乱世的背景下，更显得世事常常无常。比如结拜兄弟的背叛（杨康），比如青梅竹马的恋人的变心（岳灵珊），比如多年师徒的反目（谢逊与成昆），还有一直浑然不知地生活在假象中，被处心积虑当成一颗棋子，犹如中国古代版《楚门的世界》（狄云）。

他的小说中，有那么多处大悲大恸，让人痛到极致：萧峰失手打死阿朱，陈家洛站在香香公主的坟前，郭靖在桃花岛上看到江南五怪的遗体，殷素素自尽前告诫儿子“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金庸小说纵横上下千年历史，穿越江南塞北，奇山秀水，大漠雪原，撷取中国文化最精华的部分，自成一个宇宙。认真翻阅，随便一个名字，背后可能就是一部典籍；随便一个招数，背后可能就是一种学派；随便一个情节，背后可能就是一段历史。每一代中国人，都有不同的阅读兴趣，但金庸从未过时，从小说，到影视剧，到游戏……金庸用他的武侠小说，为几代人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般的江湖。

金庸已经告别江湖，但他构筑的国人的精气神还在。对于国人来说，这是亲切的不可替代的。在中国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人们更能理解金庸武侠小说的另一个母题：少年成长。无论多么艰苦、多大劫难，成长是顽强的无法阻挡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读者，会以更大的“代入感”来读金庸。

《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所有的爱恨情仇，在历史的长河里，都变得如此渺小。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中的金庸才如此伟大。

相信，许多年后，还会有读者掩上金庸的小说，想起这位在2018年离开的作家，由衷致敬：谢谢，金大侠！



体贴父母的孝心，  
我明白。

